

淡云烘得阳光十分宁静的仲夏日，我们伫立黄河坝上眺望熟悉的风景。仿佛几千年前就是这样默默流着，黄河依旧不紧不慢淡定从容地向前涌流，经过沿途的原野、城镇和村庄时，将她浑厚的黄色身躯，在我的瞳孔里映了一个深影。



穿越河流的鱼



卢 静 / 著

作家出版社

淡云烘得阳光十分宁静的仲夏日，我们伫立黄河坝上眺望熟悉的风景。仿佛几千年前就是这样默默流着，黄河依旧不紧不慢淡定从容地向前涌流，经过沿途的原野、城镇和村庄时，将她浑厚的黄色身躯，在我的瞳孔里映了一个深影。



穿越河流的鱼



卢 静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河流的鱼 / 卢静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7.12

(21 世纪文丛 / 凌翼主编)

ISBN 978-7-5063-3606-5

I. 穿… II. 卢…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5272 号

穿过河流的鱼

作者：卢 静

责任编辑：天 宇

装帧设计：日 月

出版：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30 千

印张：5

版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3606-5

定价：1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卢静,笔名枕秋, 1974年出生。

文字散见于多家报刊,从1996年荣获山西省优秀企业诗文奖项以来,作品曾在多次征文中获奖,并入选丛书。

为卢静《穿越河流的鱼》作序

徐小兰

春意渐浓时，卢静送来书稿，定名为《穿越河流的鱼》，邀我作序。

眼前的卢静，依然如她10年前初次见我时那般，羞怯而不失温婉，拘谨则尽显灵慧。也还是那般纤巧，那般文静。只是她单薄的身姿更加清秀，举手投足书卷气更浓。

我不觉有些惊讶，惊讶这十年岁月滚滚红尘竟未曾将置身其间的卢静浸润。她骨子里透出的，还是那股子仿佛地老天荒也不为其变的清纯与明净，她言语间流露的，还是对文字及文学的执着追寻与深深爱恋。如今这尘世，真难得还有如此脱俗如此无华如此沉静的奇女子。想想眼下满大街那些浓妆艳抹描红画绿奇装异服苍白低俗的什么姐或什么妹，卢静这样的女子，毫无疑问该视如人间珍品才是。

我想起10年前，山西省作家协会去卢静就职的工厂挂牌，那牌子必定会吸引卢静这样的女子。什么牌子？“山西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基地”。近水楼台，卢静当然要来文学界各位老师的住处拜访。那时我注意到卢静，注意到她的清纯、羞怯、温婉和文静。我记得她说话时柔声细语低头浅笑的样子，那时我想，似这般如诗如画清俊脱俗的女子，今世该当是为文学而来，为文学而生。

十年磨一剑，果然有今日。

今日的卢静，捧来厚厚一迭书稿，我当然为她高兴。于是欣然许诺，为她作序。

我沏了绿茶，用薄而透亮晶莹如玉的白瓷杯。

然后，去住处近旁的太清宫，坐于树下。树是丁香树，树旁有花，茉莉花。

做什么？看书稿，卢静送来的那部书稿：《穿越河流的鱼》。

卢静的文字，似茶、如花、亦如树，又极似她书名中的那条鱼儿，带着河面阵阵的微风，在你的视线里，划着美丽的弧，游来游去。而你在那字里行间可以闻到的，却是那灵动的鱼儿为你带来的袅袅清香，是淡而幽雅的那种——绿茶的香、丁香的香、茉莉的香，无艳色，无娇媚，无丽姿，亦不浓郁。却款款地吸定了你的心和眼，让你拿它起来，便凝神定目，不舍得放下。

先看这一段：

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为梅花落一个字，瞅着春天已经不远，心下不觉惶惶。

梅，你本是天上的花儿，既容不下尘世的渣滓与绳索，尘世又岂能容下你的笑颜？

蜂蝶不留恋寒蕊，喧鸟不喜爱梗骨，柳条儿厌弃了薄命，你只能背过脸去，在冬天的一隅独自开放。

梅，你的内心比火还温暖百倍……白与红，是你对世界的向往，也是你对命运的回答。

这是卢静在《冰雪林中著此身》的一段文字。

眼目间触及这样的文字，你会想到些什么？

冰清玉洁，纤尘不染，默默此情，素心对天。这是我想到的，我想，这是梅，也就是卢静，是以花的形式、冰的骨骼、雪的灵性、火的热情降临人世的“冰雪林中著此身”的卢静。

又有《蝉变》一文：

蝉已经蜕变，脱壳而出，不会再回原身了。

无路可回，也幡然迁转，无意回头，只愿沿着日渐坚定的生命轨迹，高歌飞翔伴入一生归宿。

短短几句，颇富哲理，这是说蝉，却也未必不是说人。甚至可以说这是在说她自己，说出了她内心不易被人察觉的那份坚定，那纤柔外表下深深掩藏着的刚毅与从容。

再如她的《龙门》：

我是龙门的守望者。

我生命底岩的河道中，最温暖涌动的那条河流，穿越峭壁夹峙的龙门向远方奔去了。我的心事是黄河上漂浮的木头，漾动着醇厚阳光的闪耀，河上劲风的猛吹，也向远方漂去了。

此时你又会觉得，这样一位女子，竟有着万千心事，她正在人海的风中，在尘世的崖头，向着阳光，向着远方，凝视、守望……

尘世中的人们呵，其实人的内心里也有“龙门”，只是并非人人都能想到，在这滚滚红尘中，如何去做心灵里那道“龙门”的守望者和跨越者。

卢静的文字，干净得惹人爱怜，令人惊叹。她的笔下，极少提及污秽琐碎的凡尘俗事，也几乎未见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即使是写到痛苦、写到忧伤，也没有多少困扰和挣扎，更无丝毫的烟火气。仿佛在她的内心有一台净化机或者过滤器，所有的不洁，所有的功利，所有的烟尘，所有的毒气，在这里都被滤净，如同被卢静施了魔法，化云而逝。

清清简简，干干净净。卢静，就在她自己的心里，和她清清简简、干干净净的文字世界里走着、走着。

我分明看到蓝天白云间一位清秀脱俗的女子衣袂飘飘款款而来，如独舞的丹顶鹤，展翅起舞，引颈而歌。尘世的烟火对她没有丝毫熏染，她只活在自己幽静恬淡的内心里，那样素洁，那样安然，那样沉静，却也那样坚定，那样决绝。

想必卢静是爱秋之人，知道她曾以“一洗清秋”为博客昵称，后来又以“卢静”为笔名。静，是父母给她的名字；秋，是她自己最爱的韵致。所以清秋也罢，枕秋也好，聚在卢静这里，都那么妥贴，那么清宁。

《穿越河流的鱼》。卢静著。

卢静她就是那条鱼,穿越尘世的河流,为我们带来凝结的思想、沉郁的情感,和美丽的文字。

不止卢静是那条鱼,我想我们都是。你是,她是,我也是。

2008 年春于幽兰居

(徐小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

序《穿越河流的鱼》

无 哲

欣闻卢静要出书，心里为她高兴。对于写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出一本自己的作品集高兴的事。为此，先祝贺她，并祝她在文学上步步为营向更高的峰巅行进。出书前卢静找我两次，给我看了厚厚的书稿，我先提了一些建议。第二次卢静找我时，书稿已基本整理成形，她自定的第一个书名叫《苇舟》，后来我说这个书名有些老气，不如改掉，卢静同意了，先改成书中一篇散文的名字《穿越生命的河流》，我说还有点俗，不如改成《穿越河流的鱼》，这个书名卢静很喜欢，最后定了下来。同时应卢静之约，写这个序。

与卢静相识有十几年，起初对她并不怎么注意，看她的散文只是文笔流畅，内容一般。后来的几年本地文学活动少了，并不多见面，见到她的散文多半是在网上和报刊上，发现她的散文像变了一个人，给人的震撼越来越大。如果不了解她，见到其人，必以为卢静这个文静盈弱的女子，出手成章的散文竟然风格硬朗，笔锋犀利，直捣心灵。这些令人惊讶的散文诞生在她的笔下，并不令人奇怪，与卢静多年的辛勤有关。

卢静是一位甘于寂寞的写手。我们这个年代，能在寂寞中行进的人是不多的，因而多少也有点寂寞高手的沧然之味。卢静作为一名寂寞的散文高手，近年来她以自己的才气突现于网络，而成为不可轻视的散文作者，也是山西散文界的潜力巨大的后起之秀，更是晋南的实力派作者。一篇篇作品实实在在地写过来，有了今天的成就。记得十年前我注意她时，是一篇《老耿叔的帽子》。我在本地主办的几次征文活动中，卢

静都参与了,引起圈内人士的注意,一路写到现在,文笔之老道大家有目共睹。作为一名产业员工,她并没有拘泥于眼前的视野,而是把目光投向远处,投向高地,投向陌生的山川。可以说她对文坛上的事知之甚少,只是埋头写作,以至于在外发表不多,有时我看着高兴,有时也替她着急,那么多佳作锁于深闺不为世人所知,岂不可惜。自开博客以来,卢静的作品才为众人所知。但我对她说过,博客这个小天地太小了,你该有更大的天地。

卢静是一位善于描摹的写手。从她的文字中,更多的透出一种对文化的理解与风物的升华。她在随笔《流浪的猫、我与影子对谈记》中,对黄昏的描写令人回味:“两日以来,没有思绪,也没有感触,黄昏的时候,我像截木头一样游走在昼与夜交替的边缘,城区与郊野接壤的地带。酡红的暮霭在苹果林的梢头飘浮,仿佛顺着树梢轻拧,天际的红酪便会淌溢甜香。石榴花从不远处吐露的醉红,便在如吃辰光中逐渐黯淡下去。草丛里碎星撒落的小白花深情一瞥后,低垂了眉睫。”在她的散文中,字里行间类似的描写随处可见。不用猜想,我认为她读书很多,特别是对古典文学读得多。她在散文《西塘花树》中这样写道:“一个淳朴而风韵天成的女子,曳着温玉碧水悠流的长幅,斜披着雨雾迷离的白纱,拱桥倒影,恰合成她的环佩,一橹舟影,几片落花,岸上青石微润,人家藏古,闲散的招牌挂在并不很高的屋檐下,远处摇过依稀的伞影,顺着蚕啮桑叶细碎回绵的雨声,小镇眯着朦胧半醒的眸子。”透过文字可以看到她的描写功力深厚,词语的唯美,语感的整体把握,意境的营造等,均展示了卢静多年来所积淀的内功。

卢静是一位深谙文化的写手。这一点从她的散文《西塘花树》、《姑苏展梦》、《河东游记》,以及她的新作《流云飞过高媒庙》、《秦晋边缘的行走片断》、《龙门行舟记》等可以见到其娴熟的文风,这一点是最令我吃惊的。卢静在《龙门行舟记》中开篇一句:“四月末,龙门行船归来,釉色还落在我的袖口。”便吸引我往下读去,文字中的“釉色”一词充满了诗意,让人急于寻觅釉色的由来。她在这类散文中不仅再现了各地的风景,而且能博引经典,谈天说地,文化味浓郁,非一位看似文弱的女子所为,也折服了许多读者。卢静眼光是独特的,她能够在有限的游历中抓住景物的主要脉络而笔下生花,她写景有现场感,抒情不失大美,文

化联想丰富,思考定位准确机敏,以严谨的文风融入于文化,使散文的文化感浓厚。如此看去,卢静的文风并不局限于唯美抒情,还表现出了硬朗的一面。文如其人,看似外表文静的卢静,内心是硬朗的,坚定的,刚毅的。

纵观她的散文,题材上写景的多,景中寓意多,文化内涵多。乡情、自然之情已将她定位于更多的景色之中,可以说繁花已过只待秋实。而仅有这些特点是不够的,现时代之千变万化,出力作需要更加有力的特色,寄希望于她的目光更加敏锐,捕捉到更好的灵感,以精品标注未来。

另外,卢静还是一位十足的诗者,她在新诗与古典诗词方面也有不少的佳作,但本次出书没有收录。诗词是她最近才起步的,但起点高,语言唯美,意象清晰,不失厚重。卢静还写过一些小说,本书并没有收录。从诗词、小说上看卢静,她是一位全才,但希望她在散文上今后有所侧重,有所大成。

2008.5.14 于禹门

(无哲,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运城地区作家协会理事,中铝山西企业文协主席)

目 录

为卢静《穿越河流的鱼》作序	徐小兰 1
序《穿越河流的鱼》	无 哲 4

一掬盈手

聆听初夏	2
寻找雪中的白玫瑰	6
土地的色彩	9
风 语	12
原野无声	15
蝉 变	18
冰雪林中著此身	20
自然的慰藉	25

天开龙门

秦晋边缘的行走片断	28
流云飞过高媒庙	35
低矮的风景	38
穿越生命的河流	40
龙门行舟记	42

板桥霜迹

卓绝三峰出西岳	47
---------------	----

西塘花树	53
姑苏履梦	56
卧牛城寻访	59
尧井青	65
海天随想	68
云寺清凉上五台	70

野有蔓草

秋日断简	79
白杨的呼吸	84
午夜的翱翔	87
林间偶拾	89
秋雨中的黎明	93

短鳍长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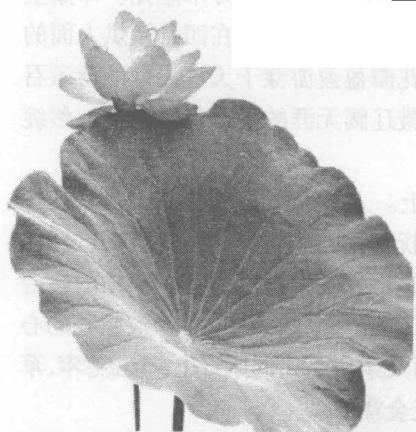
槐下的碎影	97
故乡与启蒙	103
风吹过的柑橘	106
认识,使生命更澄明	109
老妇人	113
望见彩虹	117
流浪的猫、我与影子对谈记	120

散文诗

如果,生命之中	130
自然的变奏	133
驿 站	138
黑鬃马	141

穿越河流的鱼(后记)	卢 静 144
------------------	---------

一掬盈手



聆听初夏

1

离开小城时，春寒犹袭人衣，归来已是翠色弥目万木葱笼。印象里登上列车的回眸中飘泛轻纱云幔的低阴天空，如今在四月微烘人面的阳光下，白云似一朵朵怒放的牡丹，花瓣盈盈游漾于天穹深处的清澈召唤，将流离短暂的生命，在世界上最辽阔无涯的湛蓝色牧场上灿然绽放。

我提着行李的影子斜印在站台上。

渐渐远遁的黄河涛声恍若依然抚摩我的耳轮，列车鸣笛却已经留下啸音划向远方的天空。这啸音，这钢铁长龙把我抛在了小站的站台上。有一瞬的微怔。被旋即上涌的归家喜悦湮没前，鸣笛余波将我的心带到了原野，那寂寞的繁茂的苍凉而又亲切无比的原野上，千虫窸窣，草木天语，和此刻的我一样静浸在阳光金泽下。

而悠缓的日光象老祖母的手，不紧不慢地在我酒红色的衣扣上细细打磨光晕，好像地老天荒之前，时间就是这样默默而守恒地流淌，一滴水一滴水连绵不断汇进大海。我不作声。小飞虫嗡嗡经过，不知是否嗤笑了一下什么自管飞歌而去。站台上一种熟悉的声音唰唰唰唰……可以打开我心底老木阁屋的声音从四围拢过来，哦，我回来了，白杨树下的一个小站。

日子像树叶一样稠呢。依稀记得，旧电影里的一句台词。

风中唰唰作响的杨树叶正尽情喧哗着，新鲜的汁液沿着脉络喷薄涌流。杨树的绿还染着春天最后一抹鲜嫩，不久，它们就要簇拥着，迸射

着,向夏季旺盛稠密的心事里伸展去了。

常让人想,造物主为何创造了万种声音,穿过纤薄的耳膜,接通世间生命最柔软的触角,困顿心灵尚不曾忘记的舞蹈。每当天风吹过杨树繁密的枝叶,我的灵魂里都会产生细微而深切的波动,仿佛箫歌从心底拂扫了去,在轻卷的尘埃里望见昔日的底片,斑驳的旧影,至重的深情。或是张起繁琐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希望之翼,那是心灵对寄寓天地的渴求,以音乐的飞翔,舞蹈的姿势,犹如莲花在涟涟微风中浮出水面。有时候,星光从叶的罅隙里安宁地洒下来,人只在如涛隐隐的树声里静浸着,思绪搁浅在岸上,听任莫大的安慰拍过木舟,水波一样润泽了心叶,宛如同宇宙之心做了一次交谈。

2

泉水泻湍山石,洗出无弦琴声,云气吹过岩穴,和风回鸣草浪,皎月初升惊醒了野禽幽啼,春阳喷薄融坠了冰棱清脆……无数妙音总是将我们的心轻奏。

倚着列车窗口,翠带缭绕的白杨林褪去时,黄河河面越来越宽阔了。偶尔几只水鸟翩飞,有人在岸上赶路,赶在黄河的涛声里,远山影影绰绰有层次地迭宕绵延,列车沿河前行,仿佛推展开一幅苍茫辽远的长轴。窗口的我听不见波涛,只望见平阔河水在阳光下静静奔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无声水痕却在心底伏荡卷起回潮,一如洄扬的涡旋,总是蔓草一样,从心田滋生出神奇的魔力,想蝴蝶一般张开翅膀在浪尖上飞舞。阳光这么暖,不妨去畅游吧。山川是大地的纹理,花草葳蕤覆生锦肌,百种旋律穿越飞鸟的四季徘徊,河波就在朝晖夕阴昼夜交替中有节奏地拍打堤岸,或者,像我居住的禹门,河水日夜激拍险峭的崖岭,叩问峻峭的岩石。思绪随着河风游走。想起宗白华先生说,王羲之的祖父王虞论《贲》卦,已经从山水里看到了文章,那正是中国山水画萌芽的时代。《贲》象曰“山下有火”,熊熊火光不仅照亮了山上草木美好的形象,也在明暗迥异的山体上勾勒出饱满的线条。笔墨下泼凝的,不再是毫厘不渗透取景的山水,不再是雕镂刻画如冰渐斧刃的岩石,悬腕挥洒间,中国画开始嬗变升华到白贲的水墨境界,火光闪烁,从独立的艺术人格

里,看见山水的真精神。

河岸上不时还有开满紫花的梧桐树闪过,这着实让人忆起清明了。每年清明前后,小城都笼着紫桐花馥郁甜醇的幽香,间杂几株白色桐花,云朵似的柔软,积雪一样清澄。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柳永的句子摇曳牵枝,在清明已过去半个月后犹挂在桐花的尾声里。我回家正赶上紫桐的最后花期,扑簌簌的落地花声熟悉地轻敲心房,每一次又都是蓦然。土地听见花落的声音了吗?或许这本来就是土地倾吐的心声。坐在一株矮树下,我望着坠落的桐花,树根下星星点点不知名的小白花似乎也在诉说什么,只是不知是对它们头上的树冠诉说,还是迎风互相招呼,甲壳虫自信地从树下爬过,大地敞开胸怀,绽放出千万种声音。几年前,我和母亲坐在老家山坡的青石上,碧浪起伏的麦田旁,是错落的苹果园与桃园,繁花开得正好,蜂喧蝶舞,那时候不禁想,秋天的果子一定还记得这些花开过的声音。

3

偶尔,列车窗口还能窥见白杨树拢合的村庄里,露出戏台的一角飞檐,让我想起朱漆斑驳或干脆木头本色的长条凳,横七竖八的小马扎,想起老家乡村的大戏。母亲忆起早年看戏的情景,常有些许沉缅,她在阳台上一边摘拣鲜槐花,一边对我讲:不要说撂了饭碗赶来戏场的老人家,看到尽兴处手里蒲扇啪地一声拍到邻座条凳头;也不说大姑娘小媳妇携带自家针线活计,眉梢一低一扬与同伴窃笑私语,她们指尖不停穿梭,手心里为台上小娘子的命运深深攥了把汗;单说孩子们雀跃的快乐,就着实让人担心,戏场上老榆树的树枝要被压弯了。狗儿踩着人影悠闲地遛来遛去,甚至一只牵住的羊会在场子角落蹭着树皮,不时咩咩叫上一声。台上生旦净丑,粉墨登场,台下喜怒哀乐,半痴半醉,看戏变幻了村子里的时光,实在是让人过瘾的事。春气暖了,小丫头手里拎着嫩黄的柳枝,围着圈儿就拍手唱民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这一拍,一唱,柳枝恁地全翠了,乌衣燕子屋檐下啾啾啾筑起了新巢,河水向越来越广阔的远方卷起飘荡的光雾。

我呢,边陪母亲摘槐花,边寻思戏台在母亲心里,多像一朵黯淡却